



规划·景观·建筑

从

西方到东方

一段探索自然和文化的精神之旅



XWHO

夏建统 编著
David Olson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编辑小组：

中文撰写：夏建统

英文撰写：夏建统

David Olson

CharlesW. Harris

图片整理：夏建统

金桦

汪克田

张岩

陈安华

Ronald Wood

刘淑元

杨杰

许可

照片摄影：夏建统

金桦

汪克田

Anthony Brand

张岩

奚鸣华

房强

TU-856
27

XWHO 规划·景观·建筑

从西方到东方 一段探索自然和文化的精神之旅

夏建统 编著
David Olson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西方到东方 一段探索自然和文化的精神之旅/夏建统编著. —北京: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 2005

ISBN 7-112-07236-0

I. 从... II. 夏... III. ①景观-园林设计-作品集-美国-现代②建筑设计-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TU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3445 号

责任编辑:张 建

责任校对:张慧丽

整体设计:金 桦

XWHO 规划·景观·建筑

从西方到东方 一段探索自然和文化的精神之旅

夏建统 编著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9×1194 毫米 1/12 印张:15

2005 年 4 月第一版 2005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150.00 元

ISBN 7-112-07236-0

TU·6464(1319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还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http://www.china-abp.com.cn>

网上书店:<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夏建统先生是 XWHO 中国机构总裁、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同时担任数个城市的建设顾问。他一直致力于规划设计新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倡导形成中国的现代设计文化。代表作品中城市规划项目包括：德国沃立茨区域规划、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地区规划、杭州西湖未来发展多维规划、杭州钱江新城未来规划、浙江横店东方好莱坞旅游开发区等。住宅设计项目包括：南京复地·朗香别墅区、北京·香山甲第别野区等。景观设计项目包括：美国佛莱明翰滨水公园、成都沙河三洞桥公园、e-Park 电子科技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及中心区等。夏建统先生希望将设计的专业内容用通俗的语言传达给平民百姓；他的专业著作包括《信息化时代：面向对象规划设计方法》（The Object Oriented - Design Approach）中英文、《从策划到规划》、《城市设计》、《对岸的风景》、《点起结构主义的明灯——丹凯利》、《一百年有多长——奥姆斯特德》等；同时出版散文、杂文，包括散文集《做一回哈佛情人》、《我行我诉》、杂文集《手心手背》、《给后现代把脉》等。

谨以此书献给 **Charles W. Harris** ,
作为专业上的老师,
他将我们引入了设计的美丽世界;

作为精神的导师, 他激励我们,
成为我们在艰难探索过程之中的指路明灯;

作为公司的创始人和领导者,
他执著的坚持和无私的奉献,
保证了 **XWHO** 团队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

作为朋友, 他以自己一生的行为,
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为人正直、胸襟宽广、无私善良的楷模。

目 录

7 自序 不学鸚鵡，学鸚鵡的精神

10 城市规划与设计

15 新城运动 构造新的文明场所

16 杭州 从西湖到钱江新城城市规划

26 重庆 三峡移民新城规划

32 上海 大洋山港区洋山新城概念性规划

35 旧城改造 沿着历史和文化的脉络

36 上虞 曹娥老区改造

42 重庆 大渡口旧城改造规划

48 现代景观之旅 千年的历史？百年的历史？

50 北京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及中心区景观设计

62 宁波 水印绿廊双环景观设计

70 南京 中山陵风景区景观设计

74 杭州 富春山居景观设计

82 上虞 杭州湾精细化工园区景观设计

86 上海 宝钢厂区景观设计

88 成都 沙河三洞桥改造

92	校园规划 从物质空间到精神空间
94	四川 成都理工大学校园规划
102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校园规划
108	杭州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校园规划
110	江苏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校园规划
112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校园规划
114	旅游资源规划 重寻设计的脚步
116	横店 东方好莱坞影视产业区规划
122	杭州 西湖风景区多维规划
132	新疆 南疆地区旅游规划
136	哈尔滨 太阳岛风景区规划
142	福建 漳州海峡两岸花卉博览会规划
146	建筑设计 现代中国建筑的探索之路
148	北京 香山甲第
156	衢州 城墙走廊
168	XWHO: 从西方到东方——一段探索自然和文化的精神之旅
173	后记
174	致谢
175	参考文献

自序

不学鹦鹉，学鹦鹉的精神

每个人的一生，总会有些使你终生受益的经历，在不经意之间改变了人生的走向。回望之间，即使流年似水，沧桑如梦，这些令你永远难以忘怀的事，让你刻骨铭心的人，轻唤一声，回应的足音就会在咫尺空间响起。

人生的方向没有罗盘。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谁都无法预料经历的任何一件事情、遇见的任何一个人将会对自己的一生产生怎样的影响。就如我自己成为规划设计师的际遇、负笈求学以及受了诸多蜚声国际的设计大师们教诲的经历，似乎毫无因果可循。于我个人而言，西方求学工作的岁月最初大抵是怀着鹦鹉学舌般的卑恭虔诚之心，及至后来沐浴了很多良师的思想雨露，终于有了醍醐灌顶的可能；这其中有已经逝去的前辈，也有共事多年的导师。Olmsted 教会我作为一个有良心的规划设计师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Sasaki 告诫我成为一个合格的规划设计师必须有包容众人的心胸；Harris 言传身教让我成为一个设计老师；Steinitz 教导我规划设计既需艺术感悟又需理性分析；Ervin 引领我进入数字信息规划设计学科的殿堂。感恩之余，除了存了一丝“邂逅得蒙青眼顾”的侥幸，更多的是希望能完成一些“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琚”的事情。

同样让我心存感激之情的还有法国著名景观设计师 Jacques Simond，由于他当年一句也许很随意的话（“中国看起来没有什么属于现代的设计”），让一个年轻的

中国设计师开始反省，没有落入“日久他乡为故乡”的囹圄，并最终选择了一条寻找自我精神和文化回归的漫长路。明末清初周栎园《栎园书影》中记载：“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哉？对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一次次历史告诉我们，月亮照不亮文化的太阳已然落山之后的沥青路。商业竞争火热、传统文化失势的现代中国，探索现代设计文化就更需要有陀山鹦鹉的决心。

这本书收录整理的是近些年 XWHO 在中国完成的数百个项目中的部分作品。它们也大约构成了我们在探索现代中国设计文化之旅的记录性的片断。在整理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我们忽然体会到了越来越强烈的自豪感，因为我们发现多年来近乎“濡羽灭火”般的努力和坚持，终于有了“天神嘉感”的相似感受。明朝另一文人陈文简曾题“白鹭不飞莲不谢，摇风立雨已多时”，这些凝结在画面里的思想，其实多多少少反映了我们这一段探索自然和文化之旅的艰辛。“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只作去年香。”即使是偶尔的暗香扑面，也算是给自己提神的满面春风。

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跋涉的终点遥遥不可望见。而在多元的社会价值标准并存的社会背景之下，要守住一颗纯净的心，多少需要一点抵抗侵扰的能力。据说天一阁之所以能成为古代藏书最多的地方，

主要得益于抵抗虫害的方法得当。天一阁世代沿袭的一种方法，是用栽种的芸草，放于藏书架上，以防止虫害侵蚀，如此才保证了书籍的不断增长，文化的顺畅累积。因此，我觉得，文化的延续其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非要“才欲其大”且“志欲其大”，而“法欲其巧”才能做成。

美国时代周刊的已故总编黑德勒·多诺万（Hedley Donovan）说，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势必需要有“入世而不低俗”的品质（“Worldliness without vulgarity”）。一个对社会负责的规划设计师尤其需要如此。我所期盼的，正是 XWHO 能够成为更多年轻设计师们“飞集”一起的“陀山”，山上长满可以避俗的芸草。如此，这里只弥漫了现代设计文化的芬香，没有了虫蠹，没有了喧嚣。

夏建统

2004 年冬于中国杭州



我们习惯了埋头努力、

沉默不语，

将所有的激情融入设计。

在时空光影的玻璃墙上
文明像风一样呼啸而过
心底的钟声响起的瞬间
我们早已经热泪盈眶

阅读城市

自小从心底里喜欢那些静默无言却表情万千的城市，喜欢的理由始终无法言喻。直到有一天自己成为了需要真正用心思索城市未来的设计师，阅读城市的习惯依然没有改变，只是阅读的方法有了变化。

美国的城市规划师凯文·林奇说：“阅读城市其实就是记录自己的体验感受。”他的名著《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City曾经风靡一时，书中描述的城市画面，擦亮了人们阅读城市的眼睛。

电影大师伍迪·艾伦喜欢将城市里极其普通的画面摇曳成一组组的风景，喜爱他电影的“艾伦迷”们于是通过电影的“蒙太奇”焦距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的态度一样，对一个城市的爱越深，对她的不满也会越重。最美丽的城市往往只出现在文字里，出现在语言里，出现在某些魂

牵梦绕的幻觉中。

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重新阅读每一座城市，换一种更加虔诚的方式，仿佛朝圣般的心情。而所谓城市规划师就成了一个从各个角度阅读城市的读者，用各种焦距记录城市文明的电影导演，用线条和图画描绘和雕塑城市结构的母亲。

城市之魂

每座城市都是一个写满故事、刻满历史的空间驿站。

密斯说：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于是，城市之魂在城市所有的角落渗透延伸。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描述了一个叫伊素拉的千井之城。对于伊素拉的人们来说，井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生命之源，是城市之魂。

澳大利亚的艾丽斯泉（Alice Springs）小镇，是一个被几百公里长的沙漠包围的城市。这个也许是尺度最小的现代城市，街道广场都具体而微。但是沙漠之城所独有的景观内容形成的魅力，不会因为城市的尺度大小而稍打折扣。

中国有一座早已经消失却至今令世人遐想的古城叫楼兰。那个城市曾经长满一种叫做胡杨的树，覆盖率达百分之四十。几个世纪以来，胡杨树的命运就是楼兰

的命运，胡杨茂盛，城市兴旺；胡杨绝迹，城市消亡。胡杨树就是楼兰的生命之魂。

所以，和那么多城市的魂灵进行对话，有时候会觉得幸运，有时候又会诚惶诚恐。从碧水蓝天的江南到四季萧萧的塞北，从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到亟待开发的新城，从秀气宜人的中小城市到气势磅礴的国际大都市，其实我们规划设计每个城市的过程，就是一次次俯身贴近城市的人们和土地，和城市之魂交流的过程。

于是，经常要净洗心灵，因为优秀的城市规划师需要借一双慧眼，才会产生透彻地解读城市之魂的作品。

立体的文化坐标

总难免会质问自己，什么样的空间里能够听到文化的足音？什么样的城市可以盛装文化的红葡萄酒？在耶稣的耶路撒冷或者苏格拉底的雅典城，在朱元璋的大明皇城或者拿破仑用凯旋门铺陈轴线的巴黎旧城。文化的坐标，就仿佛浩瀚夜空里的点点繁星。相同的星星在不同的经纬就有不同的亮度。旅游笔记作家伊万就曾说，文化的坐标在不断变化，即使是在埃及的金字塔和法国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之间，我们都可以读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声音。

物我所欲。其实一个城市的实体空间就是这个城市文化的载体。城市里，历史实现了传承转接，生活产生了新旧更替。所以，设计师不止营造了物质空间，也铸造了文化的气场。比如衢州的历史街区改造规划，城墙

走廊表达的不只是千年的文明，更是连接历史和现代生活的故事长廊；三峡移民新城也不会是简单的平地高楼的建设。我们的实践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城市文化的走向，多少需要规划设计师和城市建设者们的引导。有时候我们不免担心，担心自己也会不小心迷失在文化的迷宫迷阵之中。更多的时候，你不得不感慨城市空间对文化伦理无形却强大的冲击力。

比如国际改良主义的推土机隆隆作响才不过几十年，现代的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忘记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就习惯了《向左走，向右走》里描述的都市人之间相近但又遥远的人际关系。邻里和伦理都渐渐成为字典里被遗忘的方块字。踏青渺渺前无路，埋玉深深下有人。重新挖掘文化的路途虽然渺渺，但是毕竟这片土地下面有太多的累积的文明可以供我们拾遗。时间是一把双刃剑，可以摧毁所有的积淀，也可以重新构筑起新的坐标空间。而且，文化的坐标会随着时间的维度变得丰满。在纽约，一台现代的音乐剧，可以连续上演几十年，在中国，一出传统的地方戏也可以传唱千年。我总觉得那些名人古迹的好处是难以计算的。城市的历史因为有了这些文化的遗留变得异常立体。

清代才子袁枚说“好恶拂人之性。”文化要雅俗共赏终究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只是如今已经很少会再听到有人如此幽雅地抱怨。没有了诗情雅意的城市，不免会沉闷得要命。

生态，生态，生活的态度，生命的态度

通过GOOGLE搜寻“生态”一词，竟然有三百多万条的链接。翻开大大小小的楼盘广告，也是满眼的“生态住宅”的宣传语。当我们感叹城市空气在继续恶化，惋惜河道的水质不再纯净，无奈交通状况越来越拥挤，担忧城市化在渐渐吞噬耕种农田的面积，生态却只变成了一句美丽的广告词，一个失去了本意的方格字。颇令设计师们感到尴尬的是中国另外一个眼下盛行的词语“以人为本”。殊不知“以人为本”的规划设计原则注定了不能实现生态的结果。

求证字典，“生态”一词由来已久，但却无产生的本源可考。就如同“自然”一词，中文里的生态既是名词，也是形容词，并且早超出了现代生态学范畴里的本义。

景观生态学的名师理查德·福曼（Richard Forman）称，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结构功能合理、内外联系的人类生活的有机系统；生物学家认为，所有生态学定义的终极标准无非是追求所有生物构成的系统最终的和谐；物理学家眼中的城市生态系统则是人与自然能量交互的空间。更多时候，基层的城市建设者们认为，一个生态的城市的标准无非是绿化率的多少，无非是植物、绿地面积的多少。其实，生态不仅仅是绿量的多少，生态也不仅仅是简单的自然元素的堆积，更非演变成了具体的在城市里种树甚至种田的所谓“回归自然”的做法。从更加广义的角度来定义“生态城市”，是指一个城市在发展中建立起一个环境健康（Environmentally Healthy）、社会公正（Socially Just）、经济合理（Economically Fair）的平

衡体系。

土地伦理学的奠基人李奥帕德 (Leopold) 说：只有山的年龄足够长，所以才读懂了自然和生态的含义。其实历史久远的城市也一样。

自然主义的作家们认为，生态其实是人类对待生活的态度，对待生命的态度。很多人都喜欢去梭罗独居的瓦登湖畔参观，大概主要是为了寻觅想像中那份回归自然的恬淡之情。当年梭罗在极其简陋的“一床、一锅、一桌”的生活条件下，才真正体会到了人与自然之间最贴近的距离关系。只是如今习惯了都市生活的人们，大都驾车前往那个已经变成了旅游区的小湖，要真正体会回归自然的感受恐怕很难。在城市规划设计的过程中，我们也无时无刻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在人与自然博弈的过程中，人类究竟是高举“以人为本”的旗帜，凌驾于自然之上，还是选择“生态的”态度对待自己居住的环境？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祖先老子如此教导我们。

城市走向哪里

1956年的冬天。作家沈从文在清华园里遇上匆忙疾走的梁思成，本想叫住他请教一个问题。可是梁思成着急地要赶去向市政府领导陈述关于保护北京古城的重要性的报告，没有时间停下来细聊。去二环内的公交车不多，梁思成差不多要跑起来，才赶上了准点经过清华园

站的公交车。沈从文说，从来没有见梁先生这般如临大敌的样子。梁思成后来表示那些北京的老城墙比自己的孩子还重要。可是，北京的老公交车终究没有能够让政府拆除城墙和旧四合院的命令改道。“中国最辉煌美丽的城市景观终于还是在破四旧的运动中慢慢消失了。”英国的旅游传记作家沃克无限伤感地在他的日记中写下了这句话。

五十年后，北京城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人口近两千万的大都市。城市从二环圈上残破不全的古城墙带开始突围，“圈饼运动”从三环到四环到五环甚至六环。1999年，世界建协大会在北京召开。有人开玩笑地建议，为了免除世界各地的建筑师在大会开幕前对北京的城市风貌产生失望的情绪，从北京机场到宾馆的路上最好先不要让他们看到沿线的城市风景。不管这个美好但是可笑的想法实施了没有，有一点很清楚的是，无论是自嘲的北京人还是参加大会的世界各国的规划设计师们最后都疑惑地质问：北京这座古老文明的城市将走向哪里？

相同的问题，写在中国的大多数城市的城市志上。历史保护、文化丧失、生态脆弱、交通混乱、经济失衡、个性消失，一个个考验摆在中国的城市规划师和建设者们面前。尤其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时候，一方面人们在“同行尽道山中好”，另一方面却依然是“多少山人喜入城”。于是，类似郑板桥所说的“十里栽花当种田”的担忧在高度城市化的过程里又被演化成为一大忧患问题。况且农耕田地面积的丧失又不是靠在城市里大量绿化能够解决的问题。

Christopher Alexander 认为美国多数的城市规划设计是各种权力竞争的结果。所以城市的整体发展很多时候难以控制。相比而言，中国的政府权力和公共组织能力要比美国强大得多。也正因为如此，规划设计师们拥有了更实际和重要的话语权。好莱坞电影《蜘蛛侠》留下了一句经典的台词：Great power with great responsibility（强大的权力，巨大的责任）。这句话让我们在参与任何一个城市规划项目的时候更加惴惴不安。

出城，进城。莎士比亚说，To be or to die（存在或者灭亡）。城市发展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异常严肃的不是即非的选择题。中国城市未来的命运，未来城市规划师的命运，尤其如此。

新城运动 构造新的文明场所